

黑狱大逃亡，国内首部越狱题材残忍之书

鬼藏町

1 黄金尸人

王子羽◎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鬼藏町

① 黄金尸人

王子羽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藏町.1, 黄金尸人 / 王子羽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5500-0484-9

I. ①鬼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9708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: 33000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E-mail bhz@bhzwyy.com

书名 鬼藏町.1, 黄金尸人
作者 王子羽
责任编辑 张越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本 700mm × 980mm 1 / 16
印张 18
字数 270千字
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定价 29.80元
书号 ISBN 978-7-5500-0484-9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3-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· 目录

楔 子 001

第一章 被收了影子的人 / 003

第二章 虺龙镜 / 019

第三章 藏棺 / 037

第四章 阴阳晷仪 / 057

第五章 越狱 / 077

第六章 编号052561 / 097

第七章 突围 / 117

第八章 非自然外力作用 / 135

第九章 半张脸 / 151

第十章 超深孔钻探机 / 167

第十一章 人面太岁 / 185

第十二章 鬼娃娃 / 201

第十三章 磨 / 219

第十四章 防化兵 / 237

楔子

我们策划越狱已逾一年之久，在这里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。

老鬼、我、程序员、李迅、巴音朝勒、女人，我们为此做了缜密的计划，详尽部署暂且不表，这是一项巨大而又宏伟的密谋。其间，我们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、惶恐、失措，焦虑与不安日夜折磨着我们。为了寻找出监狱的漏洞，我们一个个计划地提出、拟订，甚至全盘推翻重来。整个过程，犹如一张巨大的枝丫网脉，错综复杂而又清晰，我们甚至已经作好了破釜沉舟的最坏打算，因为在监狱里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，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煎熬。

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，队伍也渐渐地扩大，从当初计划的两人，变到六人之多！这是我和老鬼谁都不想看到的，但这也是无可奈何，计划之中我们必须得用到人，单凭我们两人之力，想要出去根本是不可能的。

首先，监狱的混乱，是我最初的认识，便是可怕的。这里充斥着暴力、黑暗、血腥、腐坏、毒品与性。在这座监狱里，有很多传说，据说当年内战期间，此地被作为战俘营，其间曾发生大规模虐杀战俘的行为。后来被推翻重修建成了监狱，但怨念太重，阴气郁结，这里

楔子

边总是有些不明不白的事发生，常被人提起的便有这么几件。

十年前，老监狱长用斧头劈死了沉睡中的妻儿，独自一人逃进了深山，究竟是何为，无人知晓，有人说他得了失心疯，有人说他被鬼摸了头。自那时候起，监狱之中就开始离奇地死人，曾有人被杀，惨状恐怖至极：开膛破肚，白花花的肠子流了一地，头颅被斧头从正中间劈开。后来刑侦大队的人来过，但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，只得草草收场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在我进来之前，听老鬼说，还发生过一次霍乱，这是一种新型病菌体导致的。症状为全身长满毒疮，尔后溃烂发臭，后期甚至一整张后背的人皮都能揭下来。那一次，死了近三成的人，尸积如山，全都被埋在了监狱中心操场的地底下。老鬼回忆说，当时发病的为北仓，那里的人几乎全死了，狱警封锁疫情，甚至连活人都被拿枪逼着往万人坑里跳。幸好其余东、西、南仓尚未蔓延得以幸存，但那一次事件，却是无论谁一提起，都是摇头直打摆子，说太可怕了。

另外，这座监狱透出的邪乎劲，让人有种沉重的压抑感。半夜尿急起床解手，进入囚室的卫生间内，甚至偶尔能听见马桶中从地底下传出轰隆隆的响声，像是一个快窒息的人从喉咙里发出的呼噜声，令闻者头皮发麻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古怪之事，层出不穷，还有人接二连三地失踪，昨天还活蹦乱跳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明儿说不见就不见了。有时候连尸首都寻不着，这人竟凭空地消失了，到后来囚犯们也见怪不怪了，依旧没心没肺地混日子。监狱中的气氛像地狱一样黑暗，所有人的眼神我都感觉阴沉沉的，甚至我有时候都会怀疑，这到底是监狱，还是纳粹集中营。

时间指向2012年开春之日，五天之后，便是我们计划逃出去的日子。

第一章 被收了影子的人

“人不是我杀的……”

随着一声歇斯底里的喊叫，从梦魇中愕然惊醒的我，久久不能平复。我大汗淋漓，衣衫尽湿，起身坐起，牢房外嘈杂的声响将我拉回现实中。迟迟不肯睡去的囚犯们，在狱警关上门之后仍亢奋不已，放声高歌。夜，依旧冰冷而压抑，每呼吸一下都感觉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了肺部，透不过气来。腹中传来一阵饥饿感，仿佛胃里被掏空一般，人也开始昏沉起来，看来没东西吃就算是铁打的汉子也是禁受不住的。

侧身往下铺看去，老鬼正坐在床沿上，一根红塔山都抽到了烟屁股，他还舍不得扔，脸上的表情不阴不阳的。发现我在瞧他，便歪起脑袋阴恻恻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兀自想着自己的事情，懒得答理我。

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我为何被关押到此地，两年前的一个寒冬之夜，尚在熟睡中的我被推醒，而后被人从看守所押上了大卡车。一路颠簸了两三天，等我卸下头罩时，我就来到了这座囚牢。与其说是监狱，倒不如说这是地狱，只第一天，我就发现事态和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。

这里鱼龙混杂，社会各阶层的罪犯汇集于此，管你进来之前是何等光鲜，来到了监狱就有一套另类的生存法则。在外边就算你是一代

枭雄，只要进来了，没过几天你身上的戾气便被折磨殆尽，成了人家随意宰割驱使的小喽啰，被打碎了牙还得笑着咽回肚里。

新人被修理一顿是在所难免的。我进来的时候，是一个黄昏，狱警把我带入操场，便匆匆离去掩上了大铁门。随着哐当一声，我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心像是坠入了无底洞，四周几十号人如狼似虎地朝我围过来，开始对我拳脚相向。颓废不已的我什么都豁出去了，所幸的是也有膀子力气，那一架只打得昏天黑地，直到最后拳头好似打在棉花上一般，酥软得没了知觉。当我被打得半死、趴在雨水中的时候，老天让我遇着了一个即将改变我一生的人——老鬼。

他先是在那脏兮兮的囚服里摸了半晌，递给了我半个馒头后，又蹲下来悻悻地看着我，口中有一下没一下地嚼动着。或许是当时脑袋被人踢糊涂了，只想着监狱里有个靠山倒也好过，不必处处受人挤对，一咬牙便应承下来做他的小弟。

哪知第二天我就后悔了，这丫的压根就不是什么大拿。当天夜里他连坑蒙带拐骗，吹嘘得天花乱坠，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什么这里边生存的法则，何人不能招惹，何人又是我们惹得起的，等回到监房中才知道，老鬼本就是我的室友，冥冥中似乎已有定数，不消人刻意安排。

老鬼这人显得特催老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五十多岁的样，其貌不扬。据说以前在外边是个倒斗的，靠发死人财过活，后来可能犯了什么事被关进了这里。平时邋里邋遢，留着一个癞痢头，胡子拉碴不修边幅。自打我进来就没见他洗过澡，有时候说话的当儿，都能看见有虱子横着在他脸上跑。平时他总让人感觉神经兮兮的，每日从充满着霉味的监牢出去晒太阳对我们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，可他就老蹲在操场的一角想东西，一想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连看着我们的眼神也是不阴不阳的。

后来才知道，他是想越狱。我曾劝他打消这个念头，要知道在这座监狱里，你折腾什么事狱警都不太管，可唯独越狱是想也不能想的。东西南北四个狱仓，中间置一警戒岗楼，狱警荷枪实弹地24小时轮番放哨，四周的围墙五米来高，上边绕着铁荆棘，可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只凭他一人想变着法地出去，谈何容易。

这是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情，这念头太过于冒险，也没啥实际意义，所以他给我说了后，我很快就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对谁也再没提起。本想着日子一天一天过，但万念俱灰的我，却在狱中服刑三个月后，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。

按理说这座监狱里是不可能有信件流通进来的，当时是一个面生的狱警交给我的，我愣了半晌才接过。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

谢灵鲲，这是一个可怕得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，你且听我说，我不知道这样下去还会死多少人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这是一个圈套。故事一开始，就是个骗局，有人想让你死在这里，你不用知道我的名字，因为很快你就会和我一样，只是个牺牲品而已。

被收了影子的人留。

念完这段话之后，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异样感觉。那一刻，我瞬间感觉到一座大山在我面前轰然倒塌，所有的内疚自责和痛苦煎熬转化为满腔的怒火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我曾经泪流满面，对着墙撞得头破血流，只因为我心爱的女人死在我手里，而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，我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但至少有一点，这可能是有人在幕后策划一切，只为陷害我，把我关进大牢，再想方设法置我于死地。

以后的几天，我整夜合不上眼，那一晚本是我永远不想触及的痛，但我却细细地在脑海里走了一遍，发现整件事情可能远远超乎我的想象。想到这座奇怪的监狱，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出去，顿时感觉到

晴天霹雳在耳边炸响，脑袋嗡地一声，头皮就麻了。

自那以后，我便与老鬼形影不离，并明确表示，我愿意加入他的计划当中，虽然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靠得住。

今日，夜凉如水，我看着下铺的老鬼，心中仍不免嗟叹。今晚，注定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。

刺耳的警铃，将半醒半睡中的我惊醒，狱仓的铁大门传来开启的声音，一阵阵哨响，催促着起床。狱警已将监房栅门打开，老鬼还在睡，我过去将他踢醒，出了监房。全仓的囚犯已陆陆续续地走出仓门，会聚到中心操场，开始进行晨跑。完毕后是吃早饭，之后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整座监狱的囚犯都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操场——打牌、抽烟、晒太阳。事实上只要你有钱，甚至可以抽大麻，除了枪支弹药，这里边没有你搞不进来的东西。

我和老鬼隶属于西仓。北仓自那次死亡事件之后，将女囚关押了进去，作为一个与东、西、南仓独立的存在。不过，北仓那边的名声一直不太好，据说曾有人买通狱警组织卖淫，毕竟都是些血气方刚的豺狼虎豹，没女人过的日子总是熬不住的。中心操场的北边，有一大块空地，是用铁丝网隔离起来的，作为女囚活动场所。今儿是个大好晴天，隐约能见到一些赤裸着上身的女人，在那边晒乳罩、内裤之类的贴身衣物，一个个搔首弄姿，时不时地抛过来几个媚眼，也不忌讳。我们这边的一帮好色之徒，每天总是有一大群挤在铁丝网边上色迷迷地朝那边张望，口水流了一地。

四座狱仓，均有各方的势力，操场的活动范围也划分区域，不可逾越。老鬼属于监狱中典型的见风使舵那类，凭着一三寸不烂之舌混得风生水起，到处吃香。一般来讲，没个斤头的人，也是不敢去招惹他的。这当儿那厮吃饱喝足了，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围墙下的空地上，拿

衣服盖住头，露出脏兮兮的肚皮搁那儿晒太阳，一副讨打相，说实话我真想上去踹他两脚。

百无聊赖，我也闲得无事可做，为使自己不至于神经绷得太紧发疯失常，就蹲在地上和一群囚犯玩一种简单的游戏，名叫“狗卵坨”，就是在地上随便画一个“用”字形，各掷三颗小石子，谁能把对方逼进底下的小圆圈就赢，输了的人就伸着舌头绕着我们这边的操场跑一圈。玩得正兴起的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瘦小伙，剃着板寸头，在外面净干些偷摸扒窃的勾当，名叫李迅，平时看见我也挺待见的，点头哈腰地叫我“鲲哥”，见我过去，忙给我挪地方。

玩了几盘，正被人逼得眉头紧锁时，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闷响，轰隆一下，地面一阵颤动，好像是什么物体爆炸了，惊得操场上的囚犯一个个直起身，左顾右盼地寻找着声音的来源。

我仰起脖子，四下里张望，却看见泥点一样的东西从天而降，噼噼啪啪地打在我脸上，拿手一摸，放鼻子下一闻，虽说我今早饭也没怎么吃饱，可这股味道冲得我差点没将隔夜的那半个馒头吐出来，太臭了，居然他娘的是屎！

一时间，操场里的叫嚷声此起彼伏，多数人“中招”，骂娘声一大片。李迅眼特贼，扯了扯我的衣袖，说好像是厕所爆炸了。

有必要说的是，监狱中囚犯们整天过的生活，是处于一种极度无聊的状态下的，刚才的厕所爆炸事故，顿时像一滴水掉进油锅里，立马就沸腾了，操场上近大半的人朝那废弃厕所的方向涌去。我和老鬼见状，马上撒开脚丫子冲在了最前头，第一时间赶到了厕所门口。

这其实是间土坯房，土砖垒就的墙，已坍塌了大半，黑灰色的墙皮掉了一地，露出里面稻草混合搅拌出来的泥砖。这厕所修得极为精简，连顶都没盖，碰上个大雨天，拉个屎还得付出淋成落汤鸡的代价。

厕所前人头攒动，各说各话，南腔北调的口音议论纷纷，一时间谁也弄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格老子的，莫不是有炸弹啷个？”四川口音。

“这里边够硌碛的，这腔那腔的人，进去看看，别还有人在里面去球了。”一个河南老乡，操着口浓郁的豫北方言，示意我们进去看看。

“别扳杠了，好像是杠子头进去了，得有一绷子，就没见他出来。”说这话的是一北京老铁。

.....

争论还在继续，刚才那老铁话一出，我脑海里搜寻了一下，琢磨着监狱里没听过这号人物啊，一旁的老鬼原本轻松的神态也忽然一沉，脸色端正了不少，我正琢磨他这是为何，突然我身后面的人往前一拥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我一个趔趄被挤了进去。

厕所里还是有一定的空间，墙上地上，全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屎尿，闻着直让人反胃。我用胳膊掩住鼻子，就在一边郁闷为啥人类吃的是世界上最精细干净的东西，拉出来的却是地球上动物界最臭的。绕过那些碎砖，我穿行过塌陷支倒的房梁，尽量不让自己沾着那些污秽。紧挨着门口的是一个小便池，勉强能通过，我踩在里边躬身钻了过去，就看见一排蹲位。

蹲位并不多，五个而已，仅用石板隔开作为间隔。所谓的蹲坑，只是在厕所的地基之下挖掘出一个硕大的坑洞，上面盖着一层薄木板，中间掏空。长年累月，那木板都烂朽了，供排便的洞口也被黑魑魍的粪便堵塞住，因为你不可能奢求这群犯人有多高的素质，屎尿拉得到处都是，随处可见“地雷”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老鬼一个个地检视，直到走近靠角落里的那个蹲位时，忙叫我去看，我到那儿冲着蹲位往下一瞧，只见盛满粪便的坑洞里，趴着个

死人，一动不动，估计早就没气了。

这时厕所外边一些不怕臭的人也跟了进来，陆续朝里边看了看，均瞠目结舌，人活在世上让屎给呛死的，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见。为首的一个大汉叫彪哥，典型的东北人性格，为人豪爽，监狱里是号人物，在西仓的我们都得听他的，服他管制。他揣摩了一下，就问老鬼，这人他可认识。

“杠子头。”监狱之中，几乎没有老鬼不认识的，三教九流但凡叫得上名号的人都了然于胸，他略一思忖说，“我进来之前他就在，不归任何一方势力，平日里谁也不招惹，属于隐形人物，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人。”

“大家也不要闲嘎嗒牙了，杠子头怎么也是隶属西仓的人，是爷们儿就敞亮点，先把尸体捞上来再说，查查死因，这事情太突然了。”彪哥最后决定说。

彪哥性子刚烈，做人坦实不拐弯，这么多人服他，除了他能打之外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人不错。这时旁边一个光头站出来说话了，这人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的名字，就只唤作“光头”，属于彪哥的小跟班，天天在他身边点头哈腰，拍马提鞋的。“这人都掉粪坑里去了，犯不着捞吧？尸体泡两天就消解了，和着屎味臭也臭不到哪儿去。”

说实话我心中不太赞成这种做法，毕竟太不人道，另外我也很想弄明白厕所爆炸的根本原因。此时，彪哥身后的人群中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，是个白面书生，戴着眼镜文绉绉的，说可能是因为沼气。

显然，这个解释是最符合逻辑的，屋子里的人顷刻之间一阵躁动。老鬼分析了下原因，在此基础上，作了看似更加圆满的解说，便是厕所底下的坑洞，在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天然沼气池，粪便发酵散发出的甲烷郁积其中，杠子头在解手的时候，随手将抽完的烟蒂扔进去

了，就这样触了霉头。

这事情，乍一想之下，觉得此番解说并无不妥，但我却总觉得其中似乎另有蹊跷。烟这个东西，在监狱之中极难弄到，平日里我抽上一根红河都是难事，像杠子头这种底层的人物，他不可能弄到这好东西，除非是在操场上捡的烟屁股。

这么大的动静，狱警很快就被惊动了。不消片刻，一个满脸横肉的狱警带着两个小喽啰推开人群走了进来，嚷嚷着：“都散开！聚在一起想惹事是不？信不信老子把你们全关小黑屋里？一群人渣败类！呸！看见你们就恶心，净给老子找事！”

在场的囚犯们，平时没少受这杀千刀的气，窝着一肚子火，十几号眼睛瞪着“横肉脸”也不敢作声。倒是彪哥最为沉稳，上前将大致情况同他说了，说不管怎样先把尸体弄出来再说。横肉脸想了想，就叫那两个手下回去拿来了消防服，打算让他们下去捞尸，不想这两人看着蹲坑下面却犹豫了起来，唯唯诺诺的。

“阿鲲，你跟我下去。”许久未作声的老鬼突然说了这么一句，我正在一旁乐得清闲，看着那两个狱警如何收场，却被老鬼叫住了。

我不明白他是何意，老大不情愿，看向老鬼的时候，却发现他给了我个眼色，神色严峻。和这么一个怪人相处久了，也有所了解，他很少显出这么认真的样子，一旦有，那即表明的是颇为要紧的事。我当下点了点头。那两个狱警自然是窃喜不已，把衣服给我们换上，说是一会儿上来了一人一包玉溪。

因监狱中伙食不好，体重比进来之前少了50斤，消防服穿在身上略显大套。彪哥帮忙将绳子系在蹲位靠墙壁的铁条窗棂上，老鬼开道，率先溜下去。我蛮不情愿地看了一眼底下的坑洞，稀糊糊一片，虽然大量粪便被炸开，但坑底仍有余存，只不过能下去的光线很少，

昏暗得看不太清楚。

拽住绳子，缓缓地降入了坑洞中，刺鼻的臭气令我几欲作呕，喘不过气来。果不其然，正如我所想，坑底并不深，屎尿仅仅到了我腰际的位置，下来后才发现，这里边的空间竟然挺大。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臭仅占了一个方面，这里是蛆虫、苍蝇的天堂，四周的土壁上，密密麻麻的苍蝇卵紧紧地挨在一起，让人浑身不自在，只想快些上去。

老鬼真让我服了，他脸上的神情倒是未起多大波澜，也不怕臭，注意力只在距我两米的那具尸体身上。

尸体呈一种很怪异的姿势趴在便塘中，整张脸完全淹没在里面，只剩下一个秃顶的后脑勺露在外头。可能因为营养不良，这人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骨，衣服破烂得到处都是洞，身形佝偻着，两只手紧抱于胸前，膀子下边的手臂没入屎尿里，就好像是在捞什么东西。

我跟老鬼一深一浅地蹚过去，每迈一步，就好似踩在烂泥中。来到那尸体跟前，两人一合力，把那尸体翻了过来，谁知道尸体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轻很多，咕嘟一下，猝不及防中整个尸体正面朝上，杠子头无比恐怖的一张脸赫然翻了出来，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。

当时他的脸，已经烂得分辨不出五官了，眼眶剩下两个血洞，鼻子歪到一旁挂在耳际的位置，上面全是银灰色的粉末。

我吃惊不小，才没反应过来，却忽然发觉身子一沉，脚底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我往下拉一样，整个人在向下陷入！我顿感不妙，当时冷汗就下来了。

这是最让人惶恐不及的事情，做梦也想不到，坑洞的底部居然是一个泥潭，我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。我知道在这个时候，越是挣扎情况会越糟，不然在粪坑里淹死，如此尸样，这

要是下去了连阎王爷都不收。老鬼也明显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沉声对我低吼道：“莫慌，稳着！”话音刚落，他几步蹿回去，将上面的绳子拽给我，我忙不迭地死死攥住，身体往下陷的趋势这才停下来，可脚底却突然踩实，触碰到了一块铁板一样的东西。

上边的人听见我们底下传出的响动，问怎么回事，老鬼仰头应了声，只扯谎说我摔倒了，没道出实情，然后又对我作出一个噤声的手势。我点头会意，惊魂未定地对老鬼小声说道：“我脚底……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。”

老鬼听我这么一说，小眼一眯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忙叫我别动。他过来瞄准了我腿下去的位置，两只手抓住绳子，用两条腿慢慢地探到我脚下那东西外侧。接下来的一幕便让我大开眼界了，老鬼这个矮穷矬，竟然将背一弓，他那瘦削的身体弯得像只小虾米，我脚下的那东西突然传来一阵奇大的力道，竟然被他两只脚给夹上来了。

“快，搂着点，这东西太沉，我夹不住了。”老鬼这几个字是咬着牙说出来的，不知是用力还是生怕被上边的人听见。我忙弯腰用手捧住，但长了个心眼，没有让它从便塘中现形。如老鬼所说，分量出奇的重，用手一摸，感觉这是一个长条状的铁块，上面布满了疙瘩，还有复杂的纹理，晃了晃感觉其中似有响动。

我猛地想到，杠子头临死之前，之所以处于那种奇怪的姿势，难道是为了这东西？

真要是这样，那事情就复杂了。

目前尚不知这铁块是打哪儿来的、有何用处，单就出现在厕所底下，其中必然有着一定的道理。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弄上去，自是不妥，老鬼给我用手打了个向下压的手势，我会意，缓缓地将铁块竖着放入脚下的泥中，这才将杠子头的尸体用绳子系住，准备让上边的人